

好事多磨

張其昀

有中國大教育家之譽的中華學術院院長、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博士，本年三月一日親撰「好事多磨」一文，備述創辦中國文化學院的緣起及自建校到發展所經歷的艱辛過程，是一篇最富教育意義的佳構，本誌特予揭載，以饗讀者。

編者

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一日，是中國文化學院第十三屆校慶，曾有以建校經驗談相詢者，我的感想絲括起來，是「好事多磨」，磨就是磨鍊，亦即不畏艱難，埋頭苦幹之意。凡事必經磨鍊，方能成功。若從磨折疑難中磨鍊出來，更有意義。力行哲學的精髓，就是要從行中求知，要從事上磨鍊。試就華岡十二年來的經驗，略加說明如下。

先從校址談起，自從菲律賓華僑，已故莊萬里先生，首先一次捐助了建校經費貳百萬元，使吾人信心大增，開始物色校址。台北縣三峽鎮地方人士曾來接洽，願意慨贈山地數十頃，作為建校之用。後經視察結果，因距離台北市區稍遠，只好婉謝美意。陽明山區距台北市較近，交通方便，爰在紫陽山（原名青山，今名意在紀念朱子的紫陽書院。）購地五甲，松林蒼翠，風光幽雅，惟地處豁谷，乏登臨之勝。方在劃區築路，接到國防部通知，謂附近有衛星電台，本校必須遷移，但可補償地價。不得已另行覓地，已故馮簡教授出力尤多。後來終於卜宅華岡（在山仔后車站附近），從荒煙蔓草中，宏開學府。首建大成館，登樓四望，山川壯麗，海闊天空，真有「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」的勝概。華岡乃一新名，取義於「美哉中華」，「鳳鳴高岡」。故本校校址，乃經三遷而後定，真有出於幽谷，遷於高岡之快。地價雖然貴了十倍以上。精神價值之高則無法估計。這不是一個好事多磨的明證嗎？

中國文化學院的建設，不是偶然的。大陸的淪陷，是二十世紀世界的悲劇，國際上治中國學者（通稱漢學，我們稱為華學），有些人不明是非，不辨真偽，背棄正義，淆亂視聽，使中國文化陷於低潮。海外學人，悚然憂之，在陽明山會談中，曾有建議，希望自建華學重鎮，致力文藝復興，而友好多屬望於我輩，雖深知茲事體大，敢不勉膺艱鉅？原來定名為遠東大學，旨在廣求西太平洋亞太區域，海外華人的支援，故以為名。已經呈准立案為一財團法人。後來教育部的政策，只准仿政大、清大、交大、中大前例，先設立研究部，改稱為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研究所，內設十二學門，奠定了後來本校十二個獨立研究所之基礎。（現增至十九所），第二年以後，才准設立大學部和夜間部各學系。建校之始，一部分同人不免失望，但也有認為求之不得，喜出望外。按在外國一般情形，凡辦有研究院者，方得稱為大學，未設研究部者，只可稱為學院。以哈佛大學為例，大學部稱為哈佛學院，研究院才稱哈佛大學。中國文化學院開辦之始，受政府政策的影響，反而成為一所名實相副的大學了。至今本校獲得碩士學

位者，將近千人，獲得國家博士學位者，已有二十人，在私立大學中，開了新紀元。大概本校招收一個研究生，每年經費支出是新台幣四萬元，但收費則微不足道。本校現有研究生四百餘人，在私立大學中，財務負擔特為沈重。但想到只要人才日出，校譽日上，則捐款亦會增長提高。本校當以崇宏的樓閣廳堂，冠以捐款人姓名，以誌永念。如大成館之萬里樓與大莊館，均為紀念莊萬里先生，即其顯例。近年以來，世變日亟，文化與經濟，為輔助外交之雙翼。本校名義上是學院，實質則為大學，但國際上不易瞭解此點。爰於民國五十六年，設立中華學術院，俾隆重其地位，與本校密切配合，以資對外聯繫合作。迄今以中華學術院名義，贈授國際人士以名譽哲學士榮銜者，達一百一十五人，（最近一位是沙烏地阿刺伯人）對文化交流，不無貢獻。學術院事屬創舉，無成規可循，當初持異議者，鑒于實際情況，今後將漸趨於諒解了。本校學制完備，包含了文、理、法、農、工、商、藝術七個學院，研究所學系及分組，共一百一十個學術單位，但尚未正名為大學。本校同人，盡其在我，再接再厲，願更努力，豈不又是一個好事多磨的明證嗎？

現在想再一提本校財務問題，前已言之，本校財務困難，主要由於研究部收支狀況，過分不成比例。今年日本文部省補助私立大學和學院，達日幣一千零七億之鉅（見本年一月二十日日日本時報），本校成立十二年來，向未蒙政府有所補助。最近國立大學向銀行貸款數億元，建造學生宿舍，可是私立大學，並不能分享此項貸款方便。鑒此實況，勢必出於窮則變，變則通之一途。以本校目前情形為例，華岡校區學生已達萬人，宿舍容量僅三分之一弱，交通擁擠，困擾滋甚。學生以大好光陰，奔波道路，殊屬可惜。為了適應需要，最近乃有于正建築公司之成立（紀念建築學大師已故盧毓駿于正先生），探建教合作方式，把建築系、建築研究所與建築公司，成為教學、研究、企業三位一體的新組織。公司財務當然完全獨立，其資金取給於股金、投資合作與貸款。學生宿費，自遠比校外租金為輕，環境更不待言。本校把建設費與經常費完全分開，分途以赴，合力以成，以期逐漸達到建設華岡大學城之目的。

另舉一個例子，紫陽山上本校碧園農場與園藝系之關係，成效至為良好，其餘各研究所各學系均可以類推。建教合作制的優點，使在校學生增加實習的場地，畢業校友增加就業的機會，教授們辛勞工作，因而獲得報酬，無異改善其待遇。尤要者則為學以致用，使理論與應用互相推進，以實際成果貢獻於國家社會，此為大學教育應有之抱負與責任。

中國文化之精義，為善處逆境，不畏困難，用能轉危為安，日起有功。古人憂勞興國，殷憂啓聖的明訓，與 總統莊敬自強，處變不驚的昭示，實皆寓有至理。一校如此，國事亦然，天下事何嘗不是如此。

好事往往多磨，有志者事竟成，茲因校慶之際，略抒所感，若云聊以自慰，則吾豈敢。



本文作者中華學術院院長，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近影。